

冰山雪嶺

李志君 著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1247.7 413

冰山雪嶺

李志君 著

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冰 山 雪 岭

李 志 君

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制型
新疆七二二〇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印张7.625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6,300 字数160,000
统一书号: 10124·3 定价: 0.62元

目 次

新 愁	1
焦老旦和熊员外	9
春风豆腐坊	34
贩 猫 记	43
铁 处 长	75
柯孜尔别克大叔	86
铁弹飞旋	96
永不断音的竹笛	103
旅 程	113
冰山雪岭	121
没有枪声的战斗	139
白 魂	150

草原的祝福	179
刀 赋	186
纺车声声	193
折不断的翅膀	198
南溪人家	206
美丽的故事	216
一顶帐篷	223
卧铺车厢里的谜	227
高原跋涉者	234

新 愁

麦黄了，遍地铺金，满空飘香。

嘿！嘿！嘿……彭登老汉在自家那片责任田里割麦，动作协调、利洒，姿态稳健、轻盈，肢体灵活而富于弹性，真叫人怀疑这老鬼吃了灵丹妙药，生了仙骨神力呢。笑话，他是乐成这样儿啦！没瞅瞅，他彭家侍弄的这片麦子多燎嘛！齐胸高的秆儿又粗又密，一抻长的穗儿又壮又沉，金灿灿的粒儿又饱又大。今儿开镰，能不叫人满脸挂喜么？况且，他老汉也有了力气。去年队上开始搞责任制，加上用了些科学法儿，他侍弄玉米，玉米成，侍弄棉花，棉花成。家庭收入猛增，穷老鬼晋升钱粮师爷了。瘪瘦的身板儿竟一日日添了肉彩，干尿泡脸也一日日吹圆，大放福光。筋骨壮，精神旺，得意忘形，竟不许儿女媳妇们参战，说这第一料责任麦由他一人包割。另一层用意，是要老婆子看看他的能耐；投桃报李，老婆子则甜滴滴说磨下头箩新麦面，先给老汉摊几张筋笃笃、光溜溜的凉皮子吃，并保证把香油、芥末、辣子、蒜诸种调料配拌得完全合老汉的口味。真是，日子一好，老公

母俩也变得格外热火贴近，满腔满肚爽坦咧，嘻嘻！

老彭登心里一乐，银亮亮的镰儿挥得更轻快了。割着割着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，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隐隐幽幽，甚不真切。不过，他很快听出这是一种鸟叫声，继而听出叫的规律来：不是叫一声停一下，而是数声连成一串，叫一串停一下。登时，他的意识深处产生了灵敏的反应，赶忙停住活儿，直起腰身，支长两耳逮那隐微幽邃的声音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啊！是它！老汉禁不住猛地一张嘴，原先抿成“∪”样的口唇，一下子变成个“○”形，差点儿发出一声欢呼。他估摸那叫着的鸟儿正在飞着，想即刻看到它，无奈一时辨不清声源所在的确切方向，便原地车着圈儿，朝蓝湛湛的天空四面观望，象捕捉目标的雷达天线在转。太阳刚升半竿，转向东面时，他不得不用手遮挡那刺目的光线。可扫描了十多圈，也没看见那鸟儿的影子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鸟儿依然在叫，隐隐幽幽的。到底在哪儿？……唔，好象在东面麦田中那棵小槐树上，没错儿，准在！快去那里一观，一里来路呢，缓慢不得。老汉甩下镰刀，顺地畔儿疾步走去。

这老汉要去看的是啥鸟儿？——现黄现割！啥？现黄现割？嗯，现黄现割。在养育老彭登的这块平原上，庄户人世代都是这么叫这鸟儿的，不晓得它的学名。倘若你来这里采风，无论向哪位农人……对对，譬如就向这彭登老汉说：大

伯，这鸟儿是杜鹃的一种，叫它现黄现割不妥。他准不乐意。他会讲给你一个美丽的传说：这鸟儿是老早一个姑娘变的呢！有一年，一片麦子先黄了，姑娘叫她老子收割，老子身懒，说待麦子全黄熟时再割不晚，就等着，结果麦粒儿全崩落了。姑娘气哭了，气死了，变成只鸟儿，平时不知飞到哪儿去了，只在每年麦子将黄时飞回来，“咕咕咕咕”地叫，四声一串，呆定的，跟我们这里人说的“现黄现割”四个字的音儿似象极了，你听着那叫声，就觉得它向你喊说：“现黄现割！现黄现割！”不叫它现黄现割叫啥？老汉这一番讲述，准会撩拨起你许多联想的。听，现黄现割又叫了：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因离槐树近了少一半路程，彭登老汉便觉得那叫声清晰多了，响亮多了。这老鬼正干活儿呢，没说咋么能快点儿把新麦面摊的凉皮子吃到嘴里，却急巴巴去观望一只现黄现割，疯了？胡说，他喜爱这鸟儿呀！这鸟儿，白肚肚，灰翅膀，黄脖脖，长尾尾，长得煞是俊俏。它又那么爱叫，或落在树上，将一串又一串鸣啭从绿色的云朵里播撒出来，或轻掠双翅，边飞边叫，阳光下，白云间，紫雾里，红霞中，处处有它的啼唱在萦回，在荡漾。它真会叫，叫得清越，悠扬，且总按了 $|\dot{5} \dot{4} \dot{5} \dot{5} \dot{2}|$ 这四拍四音的旋律进行，永远是一支动听迷人的田园清歌，妙趣天成的自然乐章，美呀！有一点，还似乎显示出这鸟的典雅、高洁：它从不落在地面上叫的。这里的后生们几乎个个喜欢模拟这鸟儿的歌唱。彭登老汉年少时节，将这鸟语学得尤为精湛，“咕咕咕咕”地叫起来，跟真鸟的声音一模一样，有时竟能引逗得暂歇歌喉的

鸟儿随即应和。老了，他羞于再仿鸟语，但爱这鸟儿，喜听这鸟叫的情感却比从前更强烈，更浓重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又飘来几串鸣啭，老汉乐得心儿怦怦跳。他爱这鸟儿，岂止因它生得娇美，叫得好听。每当第一串“咕咕咕咕”的啼唱在原野上空荡漾开来的时候，等待收获的大地便漫溢出温馥馥的气息。是呀，现黄现割来了，象伺农的神灵，在叫，在唤。那是生活的一个音节，是劳动的一曲奏鸣，是农夫们盼来的吉祥之音，是他们思慕富足、憧憬幸福的心声。诚然，彭登老汉作不了这诗情画意的描述，但他的感受是完全包容得了这些文字的。他觉得，这鸟儿会给他带来希望，带来欢乐，带来精神上一种和谐的美的享受；他需要它，农人们需要它，天空和大地都需要它哩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鸣声更清晰，更宏亮，彭登老汉也更乐了。难得呀！他老汉最清楚，从前，平原上的现黄现割本就不很多，说不上是从近些年中的哪一年开始，这鸟儿一年年少了，这三五年竟连一只也不曾见到。不过，日子一直过得巴巴结结，顾人都顾不过来，谁还为飞禽走兽的事伤愁呢？打去年，光景好了，心境佳了，似乎有了闲情逸致，他便时常想起现黄现割来，竟不免幽幽地浮起一丝忧伤之情，觉得不光是这鸟儿没了踪影，自己生活中一种美的情趣也被夺去了，但又实在不明了是甚缘故。难道是谁们心肠太坏，将这鸟儿打死完了？杀吃光了？——他有时这样猜度。有时想，许是咱这块乡土上

的人自己造的罪孽吧，前些年没命地砍树，田里一片片小林子全没了，只剩下七零八落、寥寥无几的小树树，好远一棵，让那鸟儿落脚难，栖身难，又缺虫儿吃，还飞来干啥？要么，就是因为受不了弥天漫地的农药毒呛，那鸟儿不敢来了。最近又想，也可能因那鸟儿嫌这里人穷地懒，不肯再来，可如今变了样哇！今年麦子这样好，泛了黄，吉祥鸟儿该来欢欢地唱呀！就这么盼呀盼的，今儿终给盼来啦！这叫 he 老汉咋不高兴呢？

高兴过火了，恨不能一步跨到槐树跟前。可是，离那树再近一些的时候，老汉却不得不放慢速度，姿势也落低了。他是有常识的人，知道响动大，目标显，会惊飞落鸟的。偏巧这时又听不到叫声了，想那鸟儿许是发现了他，便不由地紧张起来，两条腿都哆嗦开了，离树越近，脚步越轻越慢，姿势也越低，腰儿猫得下下的，绝不让脑袋超出麦穗儿，象一艘潜水艇。

好不容易走到离槐树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，彭登老汉再不敢前行了。好在已离的挺近，就在这儿看吧。他隐蔽在麦棵间，仰脖儿朝树冠的枝间叶缝窥察。哪料，太阳光正从树冠筛射过来，金丝银线千百缕，光环亮斑密匝匝，直刺得两眼直眯巴，眩晃晃地作痛。偏脖儿歪脑地作着各种尝试，只是逃不脱日光的威逼，那枝枝叶叶愈来愈看不真，恍若一片虚幻中闪烁的绿云。三瞄两看，坏啦，鼻子一酸，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来，老汉慌忙埋下头去，用手紧捂了口鼻，这才大大减弱了音响，“嗤——”一声打了个喷嚏。

此喷嚏，老彭登实实在在不情愿打，不得已而为之呀！幸好响声不大，但愿那鸟儿没听见。目下的严重问题是地形

不利，咋办？想一下，有了，换个地方，避开直射的阳光。不过，离树这么近地绕圈子，容易引起鸟儿的嫌疑，况且那鸟儿现时还没重新叫起来，说不定已经发觉他了，更须谨慎从事哩。他便先隐退十余步，这才以树为圆心，绕了个近四十五度的圆弧，转移到新的观察位置。

现在，那枝枝叶叶果然都看得清晰。可惜，明察细鉴的结果，竟不见鸟儿的形影，走近一些看，还是没有。莫非正是那个喷嚏将鸟儿吓飞了？老混蛋！狗！——彭登老汉心中愤毒地骂着自己，大步奔到树下，朝那树身狠狠地踹了两脚，仿佛能凭空踹出一只现黄现割来。失望了。他一垂头，痴愣愣站着不动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啊！又叫了！清亮清亮的！在哪儿？在哪儿呀？老汉心中好急，认真辨析，鸟声是从东面那片洼地里传来的。洼地里只有一棵树，椿树，靠西侧崖畔长着，不高，梢儿只差不多跟崖脑儿一般齐，离这儿半里来路，看不到的。鸟儿定准落在那椿树上！赶紧到那儿去！这回憋死也不能打喷嚏了！

老彭登向新的目标进发，行动既轻捷又隐蔽。不一会儿，他便低低地蹲在离崖畔缘儿七八步远的地方了，距那椿树亦不过两丈来远，但他不急于看见树梢儿，只听：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鸟儿叫着，一串一串的，甜脆，婉啭，清扬。好近哟，象落在老汉肩膀头上叫哩！好亲哟，似乎那鸟儿晓得他老彭登的圣驾到了，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哩！他听着，仿佛喝

足了上好的烧酒，要醉了！好似闻多了过香的花儿，要晕了！

不敢醉，不敢晕，听过瘾了，还须细细地观赏观赏这宝贝儿呢！老汉缓缓抬动身子，慢慢向上探头，轻轻往前挪蹭，让那树冠一点点地上露，他一点点地来观察，象一位颇有军事素养的老侦察员。真是紧要关头啊！他兴奋得吐出了舌尖儿，紧张得腿儿簌簌颤，又胆怯得心儿快悬到喉咙眼上了，丰富的表情在脸上扭成一团。

终于将整个树冠收入眼底。鸟儿呢？没有！也听不到叫声了！天啊，又飞了？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哇？！老彭登两腿一软，险些儿跌倒！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鸣声又起，还是那么近，那么亲，那么好听。怪呀！听声音，分明在眼前几步远的地方，可树上竟无踪影！到底在哪儿呢？……噢，象在树底下叫呢，这种鸟儿从不落在地面上叫的呀，今儿怎的变了习性？不管怎样，老汉又乐了，越发小心翼翼地往崖畔缘儿靠近几步，探头朝树下窥瞰。

不看则罢，一看，老汉脑袋里“嗡”地一声，一股无名火直冲额顶，二话没说，从脚下抱起个篮球般大的松泡土块举过头顶，象狼牙山五壮士那样朝崖畔下奋力砸去，转身便走。

你道这是怎了？原来，老彭登看到的不是一只鸟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靠椿树坐着的人，本村吴家的三小子。这小伙儿也学得一口绝妙的现黄现割叫，今儿在洼地割麦，休憩的当儿，便曳脖儿吊嗓地叫将起来，以假乱真，竟没料到能将彭登老叔打老远引逗过来。可这老彭登怎的如此狠毒，自己没看见鸟儿，就用那么大的家伙砸人家小伙娃儿，莫非想

尝尝脚镣手铐的滋味儿不成？哪里哪里！老汉平日可喜欢这三小子咧，纵然不喜欢，也万不会干那害人性命的缺德事。他是专门拣了松泡土块，照直朝着树顶砸的。他有这个准头，也有完全的把握，伤不着三小子的。果然，土块正撞在树顶一根粗枝叉上，“嘭！”裂成碎渣细粒，“喇——”陨石雨一般落下。平素胆儿就细的三小子正“咕咕咕咕”地叫得高兴，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得爆花儿般蹿起，惊兔儿般窜出老远，哪还想得到奔上崖脑弄个明白？

彭登老汉喘着大气，回到自己割麦的地方，一屁股在没顶深的麦棵间坐下。气呀！恼呀！周谋密算，艰苦跋涉，来回跑了三里多路，竟连现黄现割一支毛都没看到，只看了一场入学鸟叫，能不火嘛！不过，现在听不到那“咕咕咕咕”的叫声了，他又后悔自己刚才采取了那样丧失理智的举动。他估摸三小子还会学叫起来的，便等着，盼着。好久，没有声息传来，一时间，觉得心中空荡荡的难忍难耐，急了，肚儿一鼓，脖儿一曳，自己竟学叫起来：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他叫得好听极了，跟真鸟的声音一模一样，传得也很远很远，在蓝的天空、金的大地、香的空气之间荡漾。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“咕咕咕咕！”

他叫着，一声声，一串串，忘记了自己是个老汉，是人，不是鸟！

叫着叫着，老彭登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，鼻子一酸，眼里不觉滚出泪珠儿来，叫声里便隐隐地掺带了哭音。

一九八一年四月于乌鲁木齐

焦老旦和熊员外

子

焦老旦抱回来个“戏台子”!!!

晴天一声响雷，把小小的皂角村震得喀哩咔嚓直晃荡。大姑娘奔，小伙子跑，老太婆扭，细娃们跳，一时三刻，焦家门庭若市，如办喜事一样。“戏台子”摆在院庭间那个低矮的圆形石桌上，人们将它团团围了，细观细看，啧啧儿地叹呀，赞呀，叽哩嘎啦地说呀，笑呀，全象自个儿家里得了宝贝，喜死啦！爱死啦！美死啦！——老八辈子没见过呀！

“只许看，不许摸！”

谁在喊？焦老旦！他蹲在离众人十来步远的房檐底下，一手夹根又粗又长的机制雪茄（他把它叫“烧火棍”），吸着，一手端只彩花细瓷小茶壶儿，品着。说话之间，显出悠然自得的笑容，多皱的脸膛成了一朵动人的金菊。他的话本来是一条很有权威性的戒令，可满心的欢喜，满腔的自豪，

将这话冲得变了味儿，字儿脆脆的，调儿绵绵的，声儿甜甜的，反惹得人们越想摸那“戏台子”。

几个细娃穿山甲似的钻出人窝，跑到焦老旦面前，扯住旦儿爷，嚷着：

“您让人人儿出来！我要看！我要看！”

“别拉别拉！看把爷的茶壶儿打喽！”焦老旦两手护紧壶儿，笑眯眯地说，“爷弄它回来，就是给你们看的！可还不到时间。黑了来看！啊？”

娃娃们欢呼一声，又穿山甲似的钻进人窝。

唉，见笑了。这小小皂角村，离省城一百里，离县城三十里。一片低矮的土房，一条狭窄的村街，人歌人哭，鸡鸣犬吠，文化生活委实贫乏得可怜。一年到头能请来放映队包场电影看，大人细娃就高兴得把自己的岁数都忘了。这几年有三两家人买了收音机，可是，光景好些了，心也离着哩！值此当口，焦老旦冷不丁抱回来个“戏台子”，咋不惊煞乡里，喜煞村人！

足足热闹了两个钟头，小小的农家院舍才安静下来。大人们下地了，学生娃去校了，还是先把“戏台子”搬进屋去吧。不料，焦老旦刚站起身，院门外就有人响亮地干咳一声。这种具有震慑作用的音响，二十多年来，焦老旦听惯了，知道是谁来了，急忙端了茶壶儿，往门口迎接。

进来了，果然是他，熊权禄，嘴上叼一支金丝猴牌香烟，两手习惯地背在身后。不知怎的，他那凹心脸儿上的表情复杂得象刚死了老子的人听旁人讲笑话。

“哟喏！书记驾到！”焦老旦喜眉笑眼地说一句。本来，三天前大队支部改选，当了二十多年书记的熊权禄降了

官阶，成了个什么委员，焦老旦是闻说了的。只因积习难改，又出于对熊权禄的尊重，便仍喊他“书记”，而熊权禄则大概出于另一种习惯性，也就不作更正。“书记，喝口！今儿才买的龙井，味儿好哩！”焦老旦说着，把茶壶儿捧到熊权禄面前。

熊权禄不感兴趣地摇摇头，歪下脖儿看着焦老旦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老旦哥，这个这个——听说你……”他故意把话尾巴缠在舌根上不往外放，又故意不朝石桌那儿看，其实过门槛的时节，他已经看到了他要看的東西。

“在那儿！”焦老旦欢快地扬扬下巴。

“嗨！”熊权禄如梦初醒，肚儿一挺，伸出一只手，鸡啄食似地朝石桌那儿点着，“这、这、这……嗨！看我这啥眼窝！”

“看看货咋样，书记！”焦老旦声儿脆崩崩的，吱儿带响地呷一口酩茶。

两人一起走过去。熊权禄耸着眉头，将那“戏台子”打量了半晌，才淡淡地说：“这玩艺儿……外表不咋样嘛，不就是这么个四方疙瘩嘛。”

“哎——”焦老旦扭一下身子，扬高嗓儿兴冲冲说，“宝贝疙瘩！花都在肚里开着，壳子里头机关零件多啦！”

熊权禄鼻孔发痒似地喷股气儿，从左边绕石桌转了大半圈，“……国产货，”他顺嘴吹掉烟灰，“这东西论尺寸哩。你这是多大的？”

“九吋！”焦老旦嗓儿亮亮地回答。

“你咋知道？这个这个——你懂？”熊权禄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瞥焦老旦一眼。

“看书记说的！”焦老旦脸上流露出傲气，“买马不看牙口，我算弄啥的人？——九吋！”

“反正不满一尺，”熊权禄嘴角显出两道轻慢的笑纹。

“满行啦！书记！”焦老旦香香地吸一口烟，乐呵呵地说，“咱穷了多半辈子，黄土都埋过胸口了，这两年才算翻过身，能买起这文明宝贝，真是一步登天啦！”

熊权禄那凹心脸儿忽地象落了层霜，冷冰冰沉下来。他又从右边绕石桌转了大半圈，垂着眼皮儿问：“多钱？”

“码子上瞅！零头不说！”

熊权禄乜了眼儿，见焦老旦一只手举在额前，伸出两根指头抖晃着。

“二百？”他那嘴角又显出轻慢的笑纹，想一下，拖长腔儿说，“不贵嘛！怕是那种……不带彩的吧！啊？”

焦老旦不由地噎口气，喜得如花般的脸儿象落来一只绿头苍蝇，被那毛毛腿儿弄得麻痒痒的。笑纹儿全乱了位置，不那么美了。他张开一只手掌，象要刷掉痒儿、理顺笑纹似的，从额顶一直抹过下巴，“这，这，是那种黑白的！”

“哦——嘻嘻……”熊权禄发出一种怪不是味儿的笑声，蹲到檐下台阶上去了，似笑非笑地望着焦老旦说，“我还当你买的是带彩的哩，弄了半天，才是……”

“黑白的也好哇！书记！”焦老旦脸上的笑纹儿又美起来了，“放在那些年，别说买这宝贝疙瘩，就是要给锅灶上添只黑碗白碟子，我也作难哩——如今这……”

“吭哼！”熊权禄突然大咳一声，打断焦老旦的话，冷沉着脸说：“这玩艺儿不好摆弄，老旦哥。一不当心，几百元就白搭啦。你这个这个——啊（！）——别只顾摆尾巴，